

大公報社評

莫言能言敢言 文學不離真實

瑞典諾貝爾評委會昨日宣布本年度文學獎獲獎人：中國作家莫言。

評委會給予莫言的評價是：「用理想、魔幻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現實配合起來的人。」

對莫言的獲獎，對諾貝爾文學獎這一迄今仍被視為是世界文壇最高榮譽的評委「青眼」終於落到中國當代作家頭上，說到底都是一件令人興奮和值得重視的事。一來，百年諾獎頭一次有中國本土作家獲文學獎；二來，好的文學作品無國界，中國文學作品需要邁出國門、走向世界，為外國同行所肯定，為外國讀者所歡迎。

獲獎的意義不容否定。有人說，中國文學不需要外國、不需要諾貝爾獎來肯定，魯迅、巴金、老舍、沈從文都沒有拿過諾獎，他們的成就誰也否定不了。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魯迅、巴金的偉大不由諾獎決定，但如果他們生前獲得諾獎，他們的成就更彰顯、影響會更深遠，世界各國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也會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也會因此得到更好的發揚。

莫言的獲獎，實至名歸。諾貝爾文學

獎評委會諸公確有獨到眼光。

莫言和他的作品，未必是當今中國最頂尖、最一流，甚至一定會有人對他的獲獎大不以為然，「算不上是什麼文學」；但是，莫言的作品，具有獨特的題材、強烈的色彩，文字上更有一種天馬行空的與別不同的風格，令人幾乎看兩頁就會知道是莫言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莫言寫作的是虛實結合、時空交錯的手法，但實際反映的卻是真實社會中基層民衆的經歷和面對的問題，真正要表達的是一種對社會的關心、對生活的追求和對人性的反思，是言之有物，而且十分深刻和有血有肉的。

如其代表作之一的《蛙》，描寫一名農村婦女「姑姑」，從人人歡迎的「接生婆」變成人人憎惡的「計劃生育」醫生的經過，她手中迎接過大量初生嬰兒、也扼殺了不少無辜的生命，到晚年內心為之悔咎不已。就這樣一個平凡的人物，被置於時代洪流的背景之下，人生的善與惡、對與錯，是難以準確區分、也教人無從選擇的。而讀後令人難忘甚至不安，不能不有所思索，正是莫言作品的最大特色和最成功的地方。

事實是，獲得諾獎，並非莫言首次與獎項結緣，自八十年代作品面世起，內地所有的文學大獎，他都曾是得主，作品《蛙》去年更勇奪茅盾文學獎，此外還曾獲得法國、日本的文學獎項，作品《紅高粱》被拍成電影就更是家喻戶曉了。

另一方面，莫言的獲獎，如同之前多年沒有中國作家獲獎一樣，與當前形勢、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無關係。諾貝爾獎當然不需要靠莫言來「增光」，但一個國際性文學獎長期沒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作家和作品的參與，到底也是一件奇怪和很難不被視為存有偏見的事。中國作家和作品長期被拒諸諾獎門外的現象的確應該作出改變了。

莫言獲諾獎，標誌着中國當代文學的認受性在國際上邁出了一大步，但文學始終只能植根於本土，中國文學作品只能進一步更好地立足社會現實，反映民衆真實生活，表達他們的悲歡離合和喜怒哀樂，作品才会有生命力、也才會得到讀者真正的擁護和歡迎。中國文壇不一定渴望更多的諾獎，但時代和讀者正呼喚更多無愧於這個偉大時代的好的文學作品。

井水集

無辜成兇手 病樹豈能言

大埔塘面村昨日發生大樹倒塌壓斃人事件，一輛貨車駛經時，路邊一棵大榕樹突然倒下，壓毀貨車車頭，跟車的二十九歲巴基斯坦工人被當堂壓死、司機受傷，事件令人震驚。

百年大樹，本是綠化、觀賞和保護的對象，但竟成為「殺人兇手」，而且一再「行兇」，實在使人費解和不安。就在月前，彌敦道上一棵百年大樹同樣也曾突然倒下，壓死一名女途人，不料事隔一月，竟再次發生同類事件，難道這些大樹真的成了「樹精」、「樹怪」不成？

當然，大樹無罪，它的倒下以至毀人生命，顯然在自然原因之外，還有一定的人為因素。

無獨有偶，月前在彌敦道出事和昨日壓死巴基斯坦青年的大樹，都是樹齡已超過一百年的「細葉榕」。這種樹在本港並不罕見，而且予人枝繁葉茂、強壯有力的好印象。

但是，從兩宗意外事故看來，出事的細葉榕都老了、而且病了，內裡已被蛀蟲蛀空和腐爛，一旦再遇風吹雨打，就會不支倒下。

因此，看來兩棵大榕樹之所以成為「殺人兇手」，老了、病了不是它們的錯，問題是照顧它們的醫生、護士沒有盡到職責，沒有及時發現病情、找出病根，作出醫治和補救，或者實在「藥石無靈」就把它們移除，讓大樹「安息」，而不致仍然抱着殘缺的「病體」危立街頭，終至不支倒下，還奪去路邊無辜者的性命。樹兮樹兮，看來你也是可憐和無辜的。

本港不是沒有樹木醫生或護理人員，但為什麼不能及時消除隱患、防患於未然？看來也與一向為人所詬病的「政出多門」有關。

本港管理樹木的單位，有專門的「樹木辦」，還有管公園樹木的康文署、管馬路邊大樹的路政署，還有地政署、民政事務署……，這些什麼「辦」、什麼「署」是真夠多的了，但平日的巡查工作是誰的責任？檢查又由哪個部門負責？發現有問題的又由誰跟進？結果是大樹還是一棵又一棵的被蟲蛀、被腐爛、被倒下，樹木無言，能說什麼？

關昭

淡定置身眾聲喧嘩

莫言：感謝土地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十一日晚在家鄉山東高密市與央視連線接受採訪時表示，沒有這塊土地，就沒有他這樣一個作家，「即便是不獲獎，我也要感謝這片土地，感謝這裡的父老鄉親」。他又說：「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

【本報記者王志剛、丁春麗濟南十一日電】

十一日晚，在莫言的家鄉山東省高密市，莫言接受了聞訊而來的媒體記者們採訪。

「能獲獎當然非常高興。但我覺得獲獎並不代表什麼，我認為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他們的優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認可。」莫言說：「諾貝爾獎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獎項，但不是最高獎項，只代表了評委們的看法。我對我的主要作品比較滿意。」

「接下來我還是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創作上，我會繼續努力。至於是否前去瑞典領獎，我會等待諾貝爾獎組委會的通知和安排。」莫言說。

家鄉民間文化影響寫作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麼地方打動了評委」時，莫言說：「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學素質。這是一個文學獎，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

在被問及獲獎後對自身有什麼影響的時候，莫言幽默的表示，直接的影響就是被置身到了被媒體包圍的「眾聲喧嘩」裡。他說，希望自己的生活能盡快恢復平靜。

最重要的是作品不是獎項

莫言在與央視連線接受白巖松採訪時表示，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會接受記者的採訪，會有很多社會活動，但很快就會過去，主要是自己的心態，自己不要把這個當成一件了不起的驚天動地的大事，不要把這個看得太重。它就是一個獎項，得了這個獎，並不證明你就是中國最好的作家，這個我心裡很清楚，中國作家有很多，寫得好的也有很多，得了這個獎我很幸運，我自己心裡很清楚，不會輕飄飄的。作家最重要的還是作品，不是獎項。能讓他站穩腳跟的，還是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土地的熱愛，最重要的還是腳踏實地的、勤勤懇懇的、對土地忠誠的寫作態度，我要盡快從這個態度擺脫出來，趕快寫作。

家人淡言獲不獲獎無所謂

莫言的父親90多歲了，表現很淡定，對採訪的媒體表示，能獲獎當然非常高興。他的二哥管謨欣也說：「獲不獲獎真的無所謂，高粱地裡走出來的莊戶人不奢求這個，平常心對待就好。他是個老實務實的人，希望他能老實寫作，創作出更好的大眾喜愛的文學作品。」

管謨欣告訴記者，莫言每周六都會給父親打電話詢問父親的身體狀況，老父親每到周六都定點在電話旁等待兒子的電話。每當莫言回家看望父親，也會給父親講講自己在各個地方的所見所聞，但是從來不提及自己寫作方面的事。



莫言接受媒體採訪
通訊員劉揚攝

兄長：莫言自幼嗜書如命

【本報訊】中新社山東高密十一日消息：莫言二哥管謨欣認為，莫言的付出和努力大家都看得見，「農家孩子走到這一步不容易」。管謨欣比莫言大5歲，今年62歲，高中畢業後，就在村裡做農活，之後做過農業機械，如今已退休在家中，照看已有93歲高齡的老父親。

幫人推磨換書看

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時候與莫言「搶書看」的經歷。管謨欣說，當時因為村裡人讀書的不多，所以每次只要家裡一有新書，莫言就和二哥管謨欣開搶。「那時候，晚上看書沒有電燈，就點着油燈看書，母親常常提醒莫言，沒油了，別看了。但往往被莫言當做耳旁風。」管謨欣說：「莫言那個時候就已經到了嗜書如命的程度。為了換取別人的書看，莫言就去給別人家推磨，有時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換來一本書。」

嗜背《新華字典》

在管謨欣的記憶中，莫言上學的時候語文成績很好，而且還有一個特殊嗜好，就是背《新華字典》。正着背完，倒着背，有時候，問起哪個字在第幾頁，莫言都能答出來。

莫言18歲的時候，父親讓他到縣城的膠萊河去幹活。當時他不想在最好的年紀丟掉書本成爲一個靠勞力吃飯的人，但是因為家庭條件困難，兄弟姐妹多，已沒有錢來供他念書。

「由於莫言身子還沒有長壯實，剛到工地時，只能拉鎖鏈，掌心常常是被勒出一道血痕，破了長好，長好了又被勒破。」管謨欣說，「大家看莫言的作品，看到的是大悲大喜的情節和故事，而我看到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成長和不易。」

探訪莫言故里 紅高粱已消失

【本報訊】中新社十一日消息：11日，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中新社記者當日在莫言的故鄉探訪，感受這方土地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莫言的滋潤之情。

由莫言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給中外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電影裡「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飯菜去擔糞「我爺爺」走過的那座小石橋實景就距莫言家的老宅六七里路處。

記者向路邊正在剝玉米棒子的周輝鴻老人問起莫言所寫過的那片高粱地，老人說：「莫言，俺知道。拍電影《紅高粱》那年，俺這裡成天熱鬧得就像趕集。」如今，在莫言老家，紅高粱早已消失，玉米和蔬菜是主要農作物。

莫言出生於現今高密市大欄鄉平安莊。莫言的故居現在還在平安莊中靠近膠河的地方，但久無人住，院落雜草叢生，陳舊荒蕪。透過殘垣斷牆，依稀可見石基、灰磚的房屋，青紅瓦鋪就的屋頂。

在莫言故居的老式木門上貼着一幅褪了色的對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是其家族的勉勵。同行的莫言研究會秘書長毛維杰說，莫言的大爺爺（祖父之兄）博學多聞，擅長中醫，爺爺樂善好施，

洞察世事，兩位老人給莫言所講的改朝換代的歷史以及神仙鬼怪的故事成了他最早的啓蒙。

父母及故鄉成寫作素材

莫言曾說：「歲月留給我最初的記憶是母親用棒槌敲打野菜發出的聲音，沉悶而潮濕，讓我的心感到一陣陣的緊縮。這是一個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即使是嚴厲的父親，也給了莫言諸多的感悟，以至於在他的作品中不時閃現作為父權象徵的父親的影子。

在莫言的作品中，家人鄉鄰、鄉村的池塘、池塘裡的蛙狗、流淌的膠河水、膠河上的石橋、莊村裡的牛羊貓狗以及民間藝術和傳說，都成了他信手拈來的寫作素材或原型。莫言曾說，「作家的故鄉並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裡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過的血，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

在膠河附近的平安莊，莫言生活了整整20年。1976年，莫言離開故土，開始了軍旅生涯。

在莫言故鄉的莫言文學館的一面牆上，掛着一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書贈莫言的手跡：「莫言先生，作為朋友，我認為你是可怕的對手，然而，仍然是朋友！」



莫言故居

中新社

莫言在山東千佛山留影
吳永強攝

文學諾獎花落中國